

（八）最後的地藏

次郎在一個形態奇特的山頭上奔跑著，到處「叫喊」著「太婆」這個名字。

這一大片山區光禿禿，起起落落的像一波波的浪紋，顏色呈暗紅色。但晚上當然看不出來。太婆終於離去了！十歲開始他就和太婆一塊生活，除了離世不久的大叔，她是唯一的親人。圓圓的月亮剛從一片烏雲中竄出來，光芒洒在整片山區上。這是一塊次郎熟識的土地。

美國亞里桑那州的佳奧提斯山區(Coyote Buttes)一向被當地某些印第安族人視為一個神秘和有靈性的地段。山區裏面的景色獨特和宏麗，但氣候並不宜人居，早在新大陸探索時代，就已經被放棄和不獲得「青睞」開發。美國獨立後八十年，政府決定建立印族保留區，爭取長久的和平和穩定。佳奧提斯山區也就毫無異議地交還印族人管理。那是十八世紀中葉後的事件。不久之後，印族人就封閉了該山區，不許可一般人出入。不過由於當地實在過於荒僻，不封閉也不是普通人可以徒步到達，所以沒有甚麼外人知道有這個地方。一個世紀之後，美國西部飛快開發，公路網逐漸靠近山區附近的村鎮，很多印族人也移居外州，山區的奇獨景色和神秘色彩也就被渲染起來，吸引了一些喜愛冒險的人慕名而來。由於管理山區的印族人一直奉行先輩訂下的禁令，不時會發生外人偷偷潛入山區的事件，有些最終演變成衝突。但更通常發生的是有些人因為缺乏裝備和指引，在酷熱的山區中迷絡，最終因缺水或意外而身亡。暴斃這回事可渲可點，又有人喜歡製造荒誕不經的謠言，漸漸謠言又被打造成印族傳說，傳說又慢慢升級成為古代印族的神秘史實。

後來印族人改變管理策略，成立山區遠足指導中心，接受進入山區觀景的申請，並提供地圖和指引，但每日只容許大約五十人進入山區。雖然名額不多，但有了正常和合法的渠道，很多酷愛歷險的人反而會覺得索然無味。另外一方面，進入山區的人多了，山區神秘面紗也就脫下來，神話傳說漸漸煙沒，到今天只有一兩個流傳下來。以下是其中較為完整的一個故事，似乎觸及關於山區名稱的起源。

佳奧提斯的英文是 **Coyote**，當然由印族語中翻釋出來，意思是土狼。相傳在遠古，山區附近的部族中突然出現了三個兇殘無比的戰士，他們是父親和兩個兒子，每到一處村落都殺人無數，而且連屍骸都不會留下。幾個部族於是成立一個聯盟，選出勇士組織一支軍隊去追捕他們，但竟然沒有一個人回來。參加聯盟的部族還遭到兇殘報復，幾乎滅族。於是部族們的巫師聯合起來祈求印族天神降臨解救危難。其中一個神靈答允了，和陪伴身邊一隻似狼的神獸，找到那父子三人。神靈具有大能，一下子便制伏了他們，更將他們變成了土狼，封印他們在山區裏面。警告他們要懺悔殺戮血腥。如果一朝悔改，便可根據指引去尋覓一條「靈泉」，喝了泉水便可變回原形，也可以自由離開。可是變了土狼的三個殺手，一點都沒有悔過。那時山區本來有花有樹，養育著很多小動物，但最後都給這三隻土狼在尋找靈泉途中食個清光，土地也變成腥紅顏色，連石頭都枯乾變形。這三頭「猛獸」也真厲害，雖然闖不出天神的封印，卻找到了靈泉。大哥即時喝過飽。但他非但沒有轉變，還即時死去。屍身變成了一個暗紅

色的山峰。又過了一段長時間，剩下來的父子兩隻土狼又找到另一個靈泉，兒子擋著父親，搶先喝下泉水，說道試過泉水後父親才可以喝。但小兒子也沒有變形，也即時死了。但屍身卻留了下來。變了土狼的父親傷心欲絕，已沒有了生存意慾，但也明白了殺戮死亡做成的悲痛。他埋葬了兒子在狼峰下，便漫無目的地在山區流浪。這樣又過了一段長時間，一條靈泉出現在他眼前。他要和兒子們在陰間團聚，便即時將靈泉喝個飽。就在他等候死神時，他變回了原身，並獲得了自由。

故事並沒有記錄那個父親的去向，也沒有說明為甚麼印族人稱呼這個地方做狼山。是因為三個兇殘的殺手變成了土狼，被禁錮在山區裏，還是因為從天而降的天神，身邊常伴著一隻像狼的神獸。聽過故事的人大部分相信第一種說法，因為整件事件似乎是三個變了土狼的父子做主角。

次郎知道這並不全是傳說故事。因為太婆告訴他，這些事件真是發生過，只不過時代久遠，當時那區域的印族人沒有文字，一代一代的口傳下來當然會走樣變形。另外一方面，原始社會的印第安人也沒有能力理解當時所發生的所有事件。

太婆說這三個殺人兇手並不是印族人，他們是外來的人，用現代科學的語言，他們來自遙遠的星空，來到北美洲搜索超神『一』收藏在地球的寶貴知識。他們認為『一』將知識用密碼模型編在印第安人的遺傳基因內，所以混在部落裏面偵察研究，他們擄走族人，最初只是抽取細胞樣本來實驗。但經過漫長歲月，他們一點成績都攪不出來。後來不知道從那一處星空傳來謠言，說道『一』是將知識編碼到不同種類的細胞內，更且是放在差額的基序內面。這父子三口已經鑽入死胡同，性情走火入魔。他們於是將捉到的人支解成個別細胞，紀錄所有的基序並找出差額序次。這是為甚麼給他們殺害的人連殘肢都沒有留下來。

『一』來自非物質世界，來到物質宇宙秘密收藏祂們那個國度的珍貴知識。在途中祂進入了一個叫做『黑地』的絕域中，救出了許多不同星系的高級生物體。拯救行動消耗了『一』大量生命力，當祂在地球完成了收藏知識的工作，他已經沒有能力返回那個虛空世界。

被『一』救出來的智性生物，有好也有壞，很多都跟在祂的後面，最初只是為了好奇。『一』打發了大部分離開，但最後還是有十幾個能夠秘密的跟上了。『一』沒有足夠時間，也沒有能力徹底趕走他們，於是在地球佈下了迷亂的禁制，擾亂他們的視野。『一』完成工作後，知道損耗太深，將要進入長久的休眠狀態。於是撤去屏障，對跟隨不捨的十三個生命解釋了非物質世界的智慧和能力。之後他們有些歡喜地離開，但其中有七個自動請纓留下來，作為『一』的守護『神』，也捍衛著『一』在這個星體上收藏的知識庫。

無窮歲月過去，到了大約八千年前，父子三口子踏入這個星系地區，他們附在死了人類的軀殼裏，混在一個印族部落中查察，但最後情性大變並大開殺戒。那時七個守護者只剩下兩個。『天狼常伴』於是去找他們理論。原因之一是他們來自同一個星系，『常伴』以為大家的生物性質相近，談判可以解決問題。但談判最終失敗，激烈戰鬥繼而展開，劇戰令到整個山區生態和地質變形轉態。父子三口因為受到人類軀殼長期腐蝕和限制，沒法跟受過『一』開示的『常伴』抗衡，於是他們強行開啓『行裝』轉換器，不經正常程序恢復原來質體。那是跟這裏的狼相像的一副樣貌。他們於是可以提取儲在『行裝』內的能源，能力得以大大提升，以三對一的戰力壓倒『常伴』，並令到他受傷。他們勝算在握，卻忽畧了『常伴』的『伴』。那就是神話傳說中陪伴天神的

那隻似狼的神獸。『天狼常伴』的物種原體其實亦是跟狼非常相似，他們一定雙體生活，類似人類的夫妻。但不知道為甚麼其中一個單體突然加速進化，而且形體變更，能力更飛快增加。『天狼』的能力比不上『常伴』，但是依然不容忽視。他見到情勢危險，於是靜靜離開戰場，找到敵人的『行裝』，他沒有能力破壞，但卻可以建立一個封印，切斷了他們的交通訊息和能源轉換。沒有了『行裝』的支援，父子三口即時撤離戰場，想奪回『行裝』。但『天狼』複製了他們的『行裝原體』，而且設下致命的機制結界。最終令到兩個兒子喪命，結下不解怨仇，最後掀起一場星際大戰。

這三個父子是一個叫做「呼北托毛欣基空爾斯里拉昂」的星體的重要人物。「呼北托毛」的意思是「沒有固定形狀」亦即是變體。「欣基」是天空。「爾斯里拉昂」是一種相貌似狼的生物。那一個星區似乎所有智性生命都是由這種生物進化而成。

那個父親找到自己的行裝後，便即時返回原居的星體，當他回到那裏時，已和一家三口出發歷險隔了一段很長歲月，他們的事蹟已變成神話般歌頌，而他那一族系更已經當上了統治階層。父親滿腔仇恨，於是施計遊說對『天狼常伴』所屬的「雙類天狼星」進行軍事行動。『天狼常伴』的族羣很少，又是受到突襲，於是捨棄家園，向「實類天狼星系聯盟」申訴求助，進行反攻。變體天狼星抵抗不了一個星系聯盟的軍力，於是向近親「突爾亞星盟」求助。戰爭的雪球於是越滾越大，牽連越來越廣。最後兩個龐大陣營在「呼連爾暮色星空」進行會戰，一場星際大戰眼看不可避免。

另一方面，那個父親在適當時機撤出戰場，率領他的精銳親信部隊，向著太陽系出發，誓報殺子之仇。但當他一進入銀河系，就給『容』截著，並被『容』打得幾乎全軍覆沒。

『容』是另外一個守護者，是困在黑地絕域中能力最大的生命體。『容』並不是一個生命體，而是「多過無數」。起源於一個熾烈高溫的星體。結果星體的質和能被生命力所「整化」。他們傲遊在無垠的星空裏，卻在黑地絕域中被困。『容』並不害怕，當黑色力量企圖消化『容』時，『容』也在「整化」這種力量，強大自己。但當『一』進入黑地絕域時，祂告訴『容』，黑色力量只是假意馴服，收藏實力，一旦聚積到足夠力量，便即反撲。『容』有著越凡智慧，一點即通，明白正面對著生死危機。於是立即向『一』求教。『一』於是講述祂在通行物質世界時所觀察到的『行裝』進化，尤其是「有行裝」，『無有行裝』，「無行裝」，「無無行裝」等等變化。不過要脫出黑地的枷鎖，得首先拋棄行裝。

『容』是第一個智性生命體成功在黑地擺脫『行裝』的框架，變得可以自由進入『黑地』。『容』本來就具有極大能力。

次郎出生在一個日本小村鎮，八歲時無意闖入一個聾啞老婆婆的後花園。老婆婆卻是一個有特異能力的印族人，在那裏隱居。老婆婆發覺次郎雖然天生殘障，卻竟然具備先天性的心靈力量而心地善良，於是答應秘密教導他。但不久，次郎家受到日本「歸一流」政變事件牽連而遭搜捕，聾啞婆婆於是幫助他們脫險，並逃亡到美國佳奧提斯山區印族保護區，請求她的老師，也就是太婆，領養和教導他。於是次郎就留在這個部族裏，一直到他下山到華盛頓市唸大學的候時。這裏每個人都認識太婆，包括年紀最老的族人，但沒有人知道她的真實身份，徐卻他和聾啞婆婆，因為聾啞婆婆是她在這一個世代的第一個學生，而次郎則是最後的一個學生。每個世代都有十三個學生。這是為了紀念當日『一』向十三個棄卻了行裝的智性生命體說「法」的事件。他們的「無有行裝」圍著『一』時，剛好是一個心型，也成了一個無比神聖的印記。當有集

會時，也會圍成一個心型而坐，但會漏空心形的凹處一個座位，作為紀念『一』已經離開了這個星系。這個印記一直流傳到今日。

次郎在首都華盛頓唸大學時，就寄住在「善世會」的「一日一餐」宿舍裏，在那裏打理露宿街頭流浪漢入住宿舍的事宜。善世會是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在亞洲一塊華人聚居的地方創立。創會人是一個佛教的女僧人。這個女尼在一個窮鄉僻壤的農村出家修行。有一日她跟平常一樣在村裏幫忙照顧老人和小孩。一個孕婦特然早產，接生的產婆無法應付，於是要求她幫忙用擔架將孕婦送到村裏唯一的醫務所求救。但是醫務所因為孕婦身無分銀而拒絕施救。最後村民要將孕婦抬到鎮上公立醫院就醫。回程的時候，產婆浩嘆著說，要是有個義診中心在村裏就好了，不過農民這樣貧窮，這個世代又有誰會關心他們呢！

女尼回到村外山嶺腳下的寺院裏面，義診中心這個概念依然縈繞在腦海裏，一晚都睡得不好。最後，她起床更衣，去到大殿，跪在地藏菩薩神像之前祈禱許願，發誓要成立一個慈善機構，贈醫救災辦學。做完早上佛學修行，她便到村裏求懇村民捐獻。她不求多，只求一塊錢。這個女尼從小小的一圓運動做起，奇蹟地在十年間建立了一個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慈善組織，她用佛教大乘佛法入世修行的精神推動了無數青年人加入志工行列。適時這個地區經濟發展特飛猛進，捐獻越來越多。四十年後，善世會已經伸展到每一個華人聚居的地方。女尼姑四十年來奮鬥經營，但卻從來沒有鬆懈佛法修行。踏入二千紀元，她從第一線退下來後，便回到她出家的那個簡陋寺院隱居修法，一直到她圓寂為止。

一個成功人物，往往會有人幫忙留下眾多不可思議的傳說，在古代如是，在科技資訊發達的二十一世紀也並無例外。更有甚者，女尼姑是最大宗教佛教的弟子，善世會乃是佛教組織。傳說往往就帶著神話般的神秘衣裳。在另一方面，女尼姑的死依然是一個不解之謎。

其中一項「傳言」，是說她坐禪圓寂時的那個晚上，金芒光彩圍繞著她那簡陋的禪院，有天兵天將天樂守護，地藏菩薩更親臨接引到西方極樂世界。村民不敢走近。翌日打開房門，只見到坐墊上有一堆五色舍利子，卻並無女尼屍身。大家都認為老尼姑得道成佛西去。官方當然不會理會這些道聽途說之詞，在總統直接查詢下，展開了長時間和極詳細的調查，卻是一無所得，只好當做失蹤懸案作罷。還有一些傳言，說道善世會的好些核心人物，當晚在不同地方曾經見過女尼姑，得到重要指引在以後的一段日子怎樣領導善世會。

當日其實只有『容』去「迎接」這個老年女尼姑。準確地說是「最後一個部分」的『容』。

『容』的「無有行裝」，亦即是宗教神話說的「真身」，只是一「堆」五色光華，女尼姑一「看」見「容」，就知道她就是四十年前那個晚上，她在寺院大殿祈願時感應到的地藏神祇。她以為自己時限已到，卻想不到她還要走一段漫漫長路。

『容』告訴女尼姑，「地藏」這個名號由原始梵文而來，原來的意思是「被深藏在黑地生活的靈」。當『容』收錄第一個學生時，就是這樣介紹自己。三千年前，『一』的休眠養息完結，本來打算詳細向人類開示通往「一個非物質世界」的道路。但是在極遙遠的星空，由「天狼星系」引發的戰事卻正是如火如荼，一發不可收捨，星空第二紀的文明極有可能全面毀滅。『一』只好趕赴宇宙的另一端，希望可以排解這場糾紛。另一方面，『容』起行到「非物質世界」的時限將到，『常伴』停擺的日子亦近。人類

文明進化卻走入歧途。『一』倡立的「佛陀」思維只是大海一針，不要說去應付從星空而來的外客，就是人類互相之間的衝突，亦是無能為力。『容』和『常伴』於是各自收錄學生，開啟『一』藏在他們心靈深處的智慧和能力，希望在以後的世代裏，在危急的時期，或者可以力挽狂瀾。

太婆這個稱號對這裏的印第安族人來說，真是貼切不過，包括了尊敬和高齡的成份。太婆的靈力令到不相關的人覺得她似個婆婆，但次郎卻知道太婆非但不老，而且像個「少女」，而且越來越「少女」。回想起來，只有他初見太婆那一個黃昏，她較像一個婆婆，不過長相依然比聾啞婆婆年青得多。之後，太婆的真實相貌可是一日比一日年青。他就是想不通這個原因。

當年逃離日本，次郎還是個小鎮的十歲孩童，雖然聾啞婆婆盡力維護，依然驚險重重，因為追捕他們的不單有軍隊和警察，更有「新神道教」的高級術士。幼少年紀加上天生啞吧殘障，頗受驚嚇而惡夢連綿。太婆於是吩咐次郎跟她同房，以便照顧。每當他夜半從惡夢中醒來，第一眼就會見到太婆那雙明亮的眸子，揚起了的眉，兇兇作相對他說：可以將蝴蝶捉著，可以叫木偶跳舞，怎麼會趕不走自己的夢魘？次郎會被嚇著，幾乎哭出來。太婆則迅即擁抱著他，一種特別的溫暖和安全感令次郎再次入睡。

次郎自少就沒有父母親的關懷和愛護，只有一個像家僕的大叔照顧起居，有像母親一樣的擁抱還是初次。大叔不獲批許住在山上，太婆就每隔一星期帶他下山和大叔見面，他喜歡的話，也可在山下住上幾天。那時他就奇怪，大叔總是以老婆婆的稱呼跟太婆說話，她一點也不老啊！雖然只是十歲，由於經歷曲折，總比一般孩童成熟，有些事總是不問為妙。

漸漸次郎沒有再發惡夢，太婆說可以教他怎樣控制和增強他與生俱來的『靈』力。但沒有了夢魘，也就沒有了夜半溫暖身軀的懷抱。

過了幾年，次郎已經長大得像個少年，但長年在山野居住，他的思維還是非常原始簡單。太婆跟其他人相處時，言行態度還有點像個婆婆，非常莊重。但一回到山上，就好像變了一個人，而且除時間變化，最初來到山上，次郎還有點覺得她是自己的婆婆，之後感覺如同母親，最後次郎覺得她最多是他的姊姊。

有一個炎夏的黃昏，夕陽透過沙窗，照在側臥在簡單睡榻上的太婆。次郎在準備晚餐，回過頭來，見到的是一個美豔女子躺臥在床上，他不能自主地呆呆望定著她，不能把持情緒。還是一個大巴掌攔醒了他。自這個晚上開始，次郎就得睡到旁邊的小屋子。不過也自這個晚上，次郎多注意太婆了，竟發覺她的相貌越來越青春，當他被趕下山去首都華盛頓唸大學時，太婆真正的容貌只像個同齡少女。有時他在宿舍獨個兒呆想時，會猜測太婆下一次見他時是否會變成個小女孩，一想到這裏他就會「結」一聲笑出來。

太婆每兩個月便來探視他和大叔一次。在凡塵俗世中，尤其在善世會中，她可是莊嚴萬象。她和善世會的關係好密切，主事見了她都恭敬無比，就好似見了生菩薩一樣。大叔和次郎也自然因為她的關係而可以在「一日一餐」工作和住宿。

他畢業試最後的那一天，太婆到來探望他。傍晚食過飯後，太婆叫他單獨陪伴她到外面走走。她沒有說甚麼，只是靜靜地走著。當走到一塊草地上，她便躺臥下來，呆望著天空的繁星。一會她叫次郎也躺臥在柔柔的草地上，良久才忽然對次郎說道：

「你大叔的時間到了，你要多陪伴他。他是個簡單卻極善良的人，善良才是萬惡的永恆敵人！這個塵世不多了。他一定會去得很安詳。所以不要告訴他。不想你分心，今天才讓你知道。」

次郎聽到這個雷劈般的訊息，心裏凍冰冰。大叔自少就和他相依為命，他視之為父，幕幕兒時與大叔嬉戲，病時無微不至的照顧，逃命時大叔亡命保護的畫面轉個不停，淚水則湧出眼眶。不過一隻柔軟溫暖的手立即握著他的臂膀。

「你已經長大，兒時的惡夢不會再找上你，可是人間真正的夢魘會在前面等候你，我也不可能伴你一輩子，你不能示弱，因為你是『最後的地藏』的最後一個使者！」

這個晚上他知道了佳奧提斯的戰役，知道『一』的佛陀心腸，知道無論多遙遠的星空，只要有生命，便有戰爭，只要有軀體，便有死亡，只要有緣起，便有緣滅。知道邪惡的『靈』力正在大地蔓延發動，善世會的百年基業正是其謀算之列。他一個晚上知道得太多東西了，或許「她」是有意的，不讓他專注在親如父子的大叔的「緣」盡。但他還是不知道「她」，這個照顧了他十幾年的「少女婆婆」，她沒有講到自己一點一滴，最後只告訴次郎：

「我的名字叫做『蓉』，你也這樣叫我吧！這個名字曾經令星空中眾生驚懼，不過我覺得頂漂亮的！」

這個晚上開始，她就在「一日一餐」住下來，教授次郎更深奧的靈力。她稱之為「念」。次郎也覺得『蓉』這個名字好聽，但始終都「叫」不出口，好像沒有敬意。

幾個月之後的一天，她慎重囑咐次郎這一天不要外出。說一個可以封印靈力的「大石頭」正靠近太陽。大叔也剛好在那個晚上去世。

那一個黃昏，晚飯之後，大叔和次郎在園中乘涼，忽然大叔說覺得心跳，於是次郎扶他回到宿舍房間。大叔斜靠在床頭，握著次郎的手，眼睛不眨地看著次郎，彷彿也知道自己的生命已到盡頭。次郎在床邊也同時緊握著老人家粗糙的手，這雙手是為了照顧殘障的自己而弄得粗糙無比，還有那一臉縐紋。那一張老臉疲倦了，但望著這個一輩子照顧的小孩子已經長大成人，不自覺地露出滿足歡愉的笑容。大叔知道一個世代的恩情包袱從此結束，自己是自由身了。這個時候她敲了門進來，大叔見到了她，臉上神色更是安祥，喃喃說地藏菩薩接引我了，閉上雙眼，緩緩地念起地藏本願經來。次郎就見到她的身體泛出五彩霞光，圍繞著雙手依然溫暖的大叔。這時救護車響著警號，也來到了「一日一餐」大門外面。

「一日一餐」迅速為工作了四年多的大叔舉行簡單喪禮和火化，之後將一瓶骨灰交到次郎手中。大叔以前多次說過自己一生人沒有擁有過甚麼，希望過世後有自己一個墳墓，可以寫上他的全名。華盛頓市沒有善世會所辦的墳園，次郎也不喜歡鬧市，於是建議將骨灰帶回佳奧提斯山區下的印族人墳地安葬。她說墳地一早就安排好了。大叔住過五年多的小石屋也買下來而整修好，裏面會安上大叔的靈位。即時便可回去辦理！

在山下辦好了骨灰下葬的事，他跟她一塊兒回到山上，她走向中間的大石屋，右手指著他常居的小屋。他走進去，裏面整頓得很齊整，跟他下山到大學唸書前一個模樣。所有擺設沒有變化，他喜歡的小玩具一件不缺，都放在原來位置。只是有薄薄的塵封。知道她這幾年一定時常打掃清潔。次郎於是拿了濕布，將塵積抹乾淨。慢慢地他覺得有一股倦意，於是就伏到桌上歇息。

次郎於是就見到了她，見到她招手，他走過去，她拉著他的手，他也牽著她的臂彎，他和她飛越了像是億萬年的歲月，她再不是他的太婆，而是『蓉』，星空中最美麗的名字。

一個古怪的星體，日間像熔爐，黑夜卻如冰窟，但生命竟然可以孕育，生命消化了星體，給自己起了個名字叫做『容』。傲遊在星空中千萬年。後來『容』被『黑地』禁制了。『黑地』的超靈力滲入『容』裏面，『容』以為可以整化它，所以沒有抗拒。後來『一』告訴『容』這是危險的，建議『容』用捨棄『行裝』的方法，更有效和安全去脫離『黑地』。『容』做到了，但已經被「整化」了的『黑地靈力』卻有了模糊天真的意識，她不願意回去。『一』說這也是一種「緣份」。於是『容』的存在多了「一些」，後來她要一個名字，『一』說不如就叫『蓉』吧，在星空中的意思就是「在『容』身上開出的美麗花兒」。後來她要求一個行裝，『容』也複製了自己以前的行裝給她。『蓉』卻說看上來像星空中的老婆婆，她要的是青春活潑的行裝，她也要「整化」這個行裝。

後來一塊兒來到小行星地球，『容』感謝『一』在『黑地』的救助，『蓉』則感謝『一』沒有將她送回去『黑地』，都自願留在小行星守護踏入休眠的『一』和祂建造的「工程」，但『容』醉心去到非物質世界，與『一』訂下時限，當『一』重新獲得所有力量，就開始旅程。但「天狼星系」引發星空二紀大戰，可以說起因於『一』的知識『工程』，『一』不能不趕赴遙遠星空的另一端排解，懇求『容』延遲出發，『容』想出了折衷的辦法，就是逐一部份起程到非物質世界，『蓉』喜歡上這個星空，要留到最後。她說最後大家都會走，沒有人幫助這個小行星了，於是建議打開一些人的部分靈識，讓他們保衛自己的世界。

次郎終於明白了，但是他在石屋中已經再也找不到她，他跑過一個山頭又一個山頭，滿山的「叫」喚他的「太婆」！

在通往另一「邊」的門戶，『容』告訴『蓉』：

「你真要在這裏等候他『叫』出妳的名字嗎？妳不跟我們去到那『邊』，終有一天『行裝』會停擺。『黑地印記』還有些許留在妳的身上，現在『黑地』的使者在星空中到處找尋妳呢。他叫不出妳的名字，依據妳自己所訂的『約法』，妳就得留在永恆的寂靜中，這個門戶不會再打開了。」

「聲」嘶力竭的次郎可以「叫」出這個星空中最可愛美麗的名字嗎？